

温病条辨
医医病书

清 吴瑭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温病条辨 医医病书

清 吴瑭 著

山西出版集团
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温病条辨 医医病书/ (清) 吴瑭著. —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8. 11

ISBN 978 - 7 - 5377 - 3271 - 0

I. ①温… ②医… II. 吴… III. ①温病条辨②医论—中国—清代 IV. R254. 2 R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6236 号

校注者 赵瑞玲 张 静 郎承志 李庆节 王丽霞
张 玲 王金元 程元樱 张秋英 肖 萍

温病条辨 医医病书

作 者 清·吴瑭著

出 版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太原建设南路 21 号 邮编: 030012)

邮 箱 zhanglp072@sohu.com

发 行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电话: 0351 - 4922121 0351 - 4956025)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太原兴庆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7.62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77 - 3271 - 0

定 价 18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出版者言

吴塘（1758 - 1836），字鞠通，又字配珩，江苏淮阴人，清代著名医学家，为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

吴鞠通从小苦读诗书，想走科举之路，得个功名，但19岁时，他父亲生病，终于死去，吴鞠通愧恨难名，哀痛欲绝，他认为父亲病了自己却不懂医，有什么颜面立在天地间？于是购买方书，刻苦研读。受到仲景“外逐荣辱，内忘身命”之言论启发，于是概然放弃科举之路，专攻医学。26岁游京师，检校《四库全书》，又得到明·吴又可《温疫论》，觉得他议论宏阔，发前人所未发，便专心学习。吴鞠通为医谨慎，不敢草菅人命，虽然攻读十年，颇有心得，但仍不敢轻易为病人治病，直到1793年，京城流行温疫，死在庸医手中的人，不计其数，在朋友们劝说下，吴鞠通才开始诊治病人，在危重病人中救活了几十人，从而使声名大振。

吴氏一生严谨治学，勤于思考，细心研



究。他读书时必辨别书中精华部分和疏忽之处，认出其中错谬的地方，以明理为首要，不被偏激的学说所迷惑；在临证施治之时，不管用补法还是用攻法，他都力求恰到好处；他著书立说，能博采众家之长，避免诸家短处，消除门户偏见，达到中正的境界。他反对——读书的时候，易于满足；对各家学说存在喜好和厌恶的偏向，以致因一家之言而使自己被引向谬误之处；对正统范围内的东西就遵遁有加，超越常规的就鄙视而不接受；喜欢读简单易懂的书，他强调“医虽小道，非真能格致诚正者不能。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，三元更递之变幻，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，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，非真用格致之功者，能知其性味之真耶？”他认为，学医的人应当“博学而通古今，审问而广见识，慎思而晓道理，明辨而致不惑，如此方能见多识广，辨证准确，治病救人。”行医者不仅要有高深的理论，精湛的医术，还应具备高尚的医德，他指出：“天下万事，莫不成于才，莫不统于德，无才固不足以成德；无德以统才，则才跋扈之才，实足以败，断无可成。有德者必有不忍之心。不忍人之心油然而出，必力学诚求”（《医医病书》）。他愤慨叹道：“呜呼！生民何辜，不

死于病而死于医，是有医不若无医也，学医不精，不若不学医也”（《温病条辨·自序》）。

有感于自晋唐以来医家对伤寒的研究较为详尽，而在温病方面的研究却很少，对方剂的应用又往往局限于经方，并且偏好温补，以致瘟疫流行，医生有的束手无策，有的误治害人，造成无辜死亡者不计其数，于是吴塘在大量临证基础上，采集编辑历代名贤的著述，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其间再加上自己的体会，以及临床的经验，前后花了六年时间，撰成《温病条辨》。该书在疫病又一次将到来之前出版，流传于世。此书是吴塘的代表著作，是论述温病的专著，兼论产后小儿部分病证，共六卷，计立法 265 条，附方 208 首。该书以三焦为纲领，病名为目，分别论述了温热、暑病、湿病、秋燥以及疟、痢、疸、痹等证治。书中并附论说若干则，以补充三焦分证中未尽的内容。其学术思想“远追乎仲景”，“近师承于叶氏”，取法于叶天士的很多，也融汇贯通各家学说。书中提出了“三焦辨证”理论，故成为温病学派之圭臬。后人评论吴氏，认为他“上为吴又可之诤臣，下导王孟英之先路”。然而吴鞠通自谦地说：“诸贤如木工钻眼，已至九分；塘特透此一



分，作圆满会耳。非敢谓高过前贤也。”

此后吴鞠通以医为业，孜孜汲汲 40 多年，屡起沉症。晚年著有《医医病书》(1831)，针砭时医俗医的弊端，提倡医德博学，共以七十二论，并阐述了许多温病和内伤杂病的证治大法、药物性能及用药之道，也为世人所重视。

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，吴塘是有过卓越贡献的医学家，他创立了三焦辨证，完善了温病治法，拓展了经方应用，研制了诸多新方，从而成为一代名医，广为后世传诵。

总 目 录

温病条辨	1
凡例	9
目录	13
卷首	15
卷一	25
卷二	68
卷三	119
医医病书	161
凡例	169
目录	171

温病条辨



WENBINGTIAOBIAN

清·吴瑭



温病条辨序

天以五运六气化生万物，不能无过不及之差，于是有六淫之邪，非谓病寒不病温，病温不病寒也。后汉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，发明轩岐之奥旨，如日星河岳之丽天地，任百世之钻仰，而义蕴仍未尽也。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，未尝遍及于六淫也。奈后之医者，以治伤寒之法，应无穷之变，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。至明陶节庵《六书》，大改仲景之法，后之学者，苦张之艰深，乐陶之简易，莫不奉为蓍蔡，而于六淫之邪，混而为一，其死于病者十二三，死于医者十八九，而仲景之说，视如土苴矣。余来京师，获交吴子鞠通，见其治疾，一以仲景为依归，而变化因心，不拘常格，往往神明于法之外，而究不离乎法之中，非有得于仲景之深者不能。久之，乃出所著《温病条辨》七卷，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，一一条分缕析，莫不究其病之所从生，推而至于所终极；其为方也约而精，其为论也闳以肆，俾二千余年之尘雾，豁然一开。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，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。余少时颇有志于医，年逾四十，始知其难，乃废然而返。今读鞠通之书，目识心融，若有牖其明而启其秘者，不诚学医者一大快事哉！爰不辞而为之序。

嘉庆辛未四月既望宝应朱彬序

温病条辨叙

昔淳于公有言：人之所病，病病多；医之所病，病方少。夫病多而方少，未有甚于温病者矣！何也？六气之中，君相二火无论已，风湿与燥，无不兼温，惟寒水与温相反，然伤寒者必病热，天下之病，孰有多于温病者乎？方书始于仲景，仲景之书专论伤寒，此六气中之一气耳。其中有兼言风者，亦有兼言温者，然所谓风者，寒中之风，所谓温者，寒中之温，以其书本论伤寒也。其余五气，概未之及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虽然，作者谓圣，述者谓明，学者诚能究其文，通其义，化而裁之，推而行之，以治六气可也，以治内伤可也。亡如，世鲜知十之才士，以阙如为耻，不能举一反三，惟务按图索骥。盖自叔和而下，大约皆以伤寒之法，疗六气之病，御风以絺，指鹿为马，殆试而辄困，亦知其术之疏也。因而沿习故方，略变药味，冲和、解肌诸汤，纷然著录，至陶氏之书出，遂居然以杜撰之伤寒，治天下之六气，不独仲景之书所未言者，不能发明，并仲景已定之书，尽遭窜易，世俗乐其浅近，相与宗之，而生民之祸亟矣！又有吴又可者，著《温疫论》，其方本治一时之时疫，而世误以治常候之温热。最后若方中行、喻嘉言诸子，虽列温病于伤寒之外，而治法则终未离乎伤寒之中。惟金源刘河间守真氏者，独知热病，超出诸家，所著《六书》，分三焦论治，而不墨守六经，庶几幽室一灯，中流一柱。惜其人朴而少文，其论简而未畅，其方时亦杂而不精，



承其后者，又不能阐明其意，裨补其疏，而下士闻道，若张景岳之徒，方且怪而訾之，于是其学不明，其说不行。而世之俗医，遇温热之病，无不首先发表，杂以消导，继则峻投攻下，或妄用温补，轻者以重，重者以死，幸免则自谓己功，致死则不言己过。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，而不悟药石杀人，父以授予，师以传弟，举世同风，牢不可破，肺腑无语，冤鬼夜噪，二千余年，略同一辙，可胜慨哉！我朝治洽学明，名贤辈出，咸知溯原《灵》、《素》，问道长沙。自吴人叶天士氏《温病论》、《温病续论》出，然后当名辨物，好学之士，咸知向方，而贪常习故之流，犹且各是师说，恶闻至论，其粗工则又略知疏节，未达精旨，施之于用，罕得十全。吾友鞠通吴子，怀救世之心，秉超悟之哲，嗜学不厌，研理务精，抗志以希古人，虚心而师百氏，病斯世之贸贸也，述先贤之格言，摭生平之心得，穷源竟委，作为是书，然犹未敢自信，且惧世之未信之也，藏诸笥者久之。予谓学者之心，固无自信时也，然以天下至多之病，而竟无应病之方，幸而得之，亟宜出而公之，譬如拯溺救焚，岂待整冠束发，况乎心理无异，大道不孤，是书一出，子云其人，必当旦暮遇之，且将有阐明其意，裨补其疏，使夭札之民，咸登仁寿者，此天下后世之幸，亦吴子之幸也。若夫折杨皇荂，听然而笑，阳春白雪，和仅数人，自古如斯，知我罪我，一任当世，岂不善乎！吴子以为然，遂相与评鹭而授之梓。

嘉庆十有七年壮月既望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

温病条辨序

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医，仁道也，而必智以先之，勇以副之，仁以成之。智之所到，汤液针灸任施，无处不当；否则卤莽不经，草菅民命矣。独是聪明者予智自雄，涉猎者穿凿为智，皆非也。必也博览载籍，上下古今，目如电，心如发，智足以周乎万物，而后可以道济天下也。在昔有熊御极，生而神灵，犹师资于伏羲、岐伯，而《内经》作。周秦而降，代有智人。东汉长沙而外，能径窥轩岐之壶奥者，指不多屈。外是编一家言，争著为书，曾未见长沙之项背者比比。所以医方之祖，必推仲景，而仲景之方，首重伤寒，人皆宗之。自晋王叔和编次《伤寒论》，则割裂附会矣。王好古辈著《伤寒续编》、《伤寒类证》等书，俗眼易明，人多便之。金元以后，所谓仲景之道，日晦一日。嗟夫！晚近庸质，不知仲景，宁识伤寒，不知伤寒，宁识温病，遂至以治寒者治温。自唐宋迄今，千古一辙，何胜浩叹！然则其法当何如？曰：天地阴阳，日月水火，罔非对待之理，人自习焉不察；《内经》平列六气，人自不解耳。伤寒为法，法在救阳；温热为法，法在救阴。明明两大法门，岂可张冠李戴耶！假令长沙复起，必不以伤寒法治温也。仆不敏，年少力学，搜求经史之余，偶及方书，心竊为之怦怦，自谓为人子者当知之，然有志焉而未逮也。乾隆丁未春，萱堂弗豫，即以时温见背，悲愤余生，无以自赎，



誓必欲精于此道。庐墓之中，环列近代医书，朝研而夕究，茫茫无所发明。求诸师友，流览名家，冀有以启迪之，则所知惟糟粕。上溯而及于汉唐，洊至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诸经，捧读之余，往往声与泪俱。久之别有会心，十年而后，汨汨焉若心花之漫开，觉古之人原非愚我，我自愚耳。离经泥古，厥罪惟均，读书所贵，得间后可。友人吴子鞠通，通儒也，以颖悟之才，而好古敏求，其学医之志，略同于仆，近师承于叶氏，而远追踪乎仲景。其临证也，虽遇危疾，不避嫌怨。其处方也，一遵《内经》，效法仲祖。其用药也，随其证而轻重之，而功若桴鼓。其殆智而勇，勇而仁者哉！嘉庆甲子，出所著治温法示余，余向之急欲订正者，今乃发复析疑，力矫前非，如拨云见日，宁不快哉！阅十稔而后告成，名曰《温病条辨》。末附三卷，其一为条辨之翼，余二卷约幼科、产后之大纲，皆前人之不明六气而致误者，莫不独出心裁，发前人所未发。呜呼！昌黎有云：“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；莫为之后，虽圣弗传。”此编既出，将欲悬诸国门，以博弹射。积习之难革者，虽未必一时尽革，但能拾其绪余，即可为苍生之福。数百年后，当必有深识其用心者夫！然后知此编之羽翼长沙，而为长沙之功臣，实亦有熊氏之功臣也。是为序。

嘉庆癸酉仲秋谷旦苏完愚弟征保拜书

问心堂温病条辨自序

夫立德立功立言，圣贤事也，璿何人斯，敢以自任？缘璿十九岁时，父病年余，至于不起，璿愧恨难名，哀痛欲绝，以为父病不知医，尚复何颜立天地间，遂购方书，伏读于苦块之余。至张长沙“外逐荣势，内忘身命”之论，因慨然弃举子业，专事方术。越四载，犹子巧官病温。初起喉痹，外科吹以冰硼散，喉遂闭，又遍延诸时医治之，大抵不越双解散、人参败毒散之外，其于温病治法，茫乎未之闻也，后至发黄而死。璿以初学，未敢妄赞一词，然于是证，亦未得其要领。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，作《玉函经》，为后世医学之祖，奈《玉函》中之《卒病论》，亡于兵火，后世学者，无从仿效，遂至各起异说，得不偿失。又越三载，来游京师，检校《四库全书》，得明季吴又可《温疫论》，观其议论宏阔，实有发前人所未发，遂专心学步焉。细察其法，亦不免支离驳杂，大抵功过两不相掩，盖用心良苦，而学术未精也。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，非不珠璧琳琅，求一美备者，盖不可得，其何以传信于来兹！璿进与病谋，退与心谋，十阅春秋，然后有得，然未敢轻治一人。癸丑岁，都下温疫大行，诸友强起璿治之，大抵已成坏病，幸存活数十人，其死于世俗之手者，不可胜数。呜呼！生民何辜，不死于病而死于医，是有医不若无医也，学医不精，不若不学医也。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，去其驳杂，取其精微，间附己意，以及考验，合成一书，名曰《温病条辨》，然未敢轻易落笔。又历六年，至于戊午，吾乡



汪瑟庵先生促璿曰：来岁己未湿土正化，二气中温厉大行，子盍速成是书，或者有益于民生乎！璿愧不敏，未敢自信，恐以救人之心，获欺人之罪，转相仿效，至于无穷，罪何自赎哉！然是书不出，其得失终未可见，因不揣固陋，黽勉成章，就正海内名贤，指其疵谬，历为驳正，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。

淮阴吴璿自序

凡 例

一是书仿仲景《伤寒论》作法，文尚简要，便于记诵。又恐简则不明，一切议论，悉于分注注明，俾纲举目张，一见了然，并免后人妄注，致失本文奥义。

一是书虽为温病而设，实可羽翼伤寒。若真能识得伤寒，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；若真能识得温病，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。伤寒自以仲景之祖，参考诸家注述可也；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。

一晋唐以来诸名家，其识见学问工夫，未易窥测，塘岂敢轻率毁谤乎！奈温病一证，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，多所弥缝补救，皆未得其本真，心虽疑虑，未敢直断明确，其故皆由不能脱却《伤寒论》蓝本，其心以为推戴仲景，不知反晦仲景之法。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，辩证温病，惜其论之未详，立法未备。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，单论温病，惜其立论不精，立法不纯，又不可从。惟叶天士持论平和，立法精细。然叶氏吴人，所治多南方证，又立论甚简，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，人多忽之而不深究。塘故历取诸贤精妙，考之《内经》，参以心得，为是编之作。诸贤如木工钻眼，已至九分，塘特透此一分，作圆满会耳，非敢谓高过前贤也。至于驳证处，不得不下直言，恐误来学。《礼》云：“事师无犯无隐，”塘谨遵之。